

“组织”古今词义考

——兼议对《汉语大词典》“组织”条的修订

毛 彩丽

摘要 本文基于中日大型语料库及权威辞书，系统梳理“组织”一词的语义引申及其历史源流。研究表明，在中国古典语境中“组织”构建涵盖“自然”“诗歌”“思类”“人事”四领域的多维语义网络。该词传入日本后，选择性地继承了其在自然与诗歌类用法，并在兰学、英学影响下发展出 Tissue（生物组织）和 Organize/Organization（政治组织）等新义项。20 世纪初，这些新义回流至中国，并在中国特定政治语境中衍生出“特指共产党组织”之义。基于此词义演变规律，本文指出《汉语大词典》“组织”条在释义、义项、书证等方面存在的 5 类问题，并提出具体建议，期为《汉语大辞典》的修订工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 《汉语大词典》 组织 词义演变 中日词汇交流 辞典修订

引言

“组织”首见于《毛诗》郑玄注：“组，织组也”。此时“组”“织”连用却尚未成词，“组织”的首次成词见于汉高诱《吕氏春秋注·先己》为《诗》所做的注中：“组读组织之组。夫组织之匠，成文于手，犹良御执辔于手而调马口，以致万里也”。近代以来，“组织”一词经历了中日之间的语词往还，现今作为东亚文化圈内的核心术语在医学、生物学、管理学、社会学等领域广泛使用。《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辞源》、《近现代汉语辞源》、《日本国语大辞典》等工具书均加以收释。学者们也发表了不少文章讨论“组织”的词义，如冯天瑜（2004：364）、陈生保（2005：24）指出“组织”发生了词义转移。本文在前彦时贤论述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基本古籍库、瀚堂近代报刊数据库、日本国国会图书馆数字收藏、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英华字典数据库等大型中日语料库，梳理“组织”在中日文语境中的词义发展的源流，厘清“组织”词义发展变化的过程，并指出《汉语大词典》（以下简称《汉大》）“组织”条释义词性暧昧、外来义与本土义混淆、义项设置与词义引申顺序不符、释义不全、书证滞后等 5 方面的问题，期能为《汉大》修订者提供参考。

一、“组织”的本义

追溯源流，明确本义对大型历时工具书而言至关重要。《汉语大词典》“组织”条列八个义项，具体如下：

①经纬相交，织作布帛。②织成的织物。③指诗文的造句构词。④安排、整顿。⑤构陷，犹罗织。⑥机体中构成器官的单位，是由形态和功能相同的细胞按一定方式结合而成的。如神经组织；肌肉组织。⑦按照一定的目的、任务和系统加以结合。也指所结合的集体。⑧特指中国共产党组织。

《汉大》将“经纬相交，织作布帛”设为第一义，将其视为本义。参照训诂类辞书来看，这一设置较为合理。据《王力古汉语字典》，“组”有两个义项：①编织（丝带），泛指编织、连缀；②用作佩印或佩玉的丝带，象征权力ⁱ。其义项排列顺序表明，“组”由动词义引申出名词义。《古辞辩》亦明确指出：“‘组’原是动词，指编丝成辫的行为。后引申为名词，指一切辫结物”ⁱⁱ。

此外，从 Langacker (1987) 的事件图示理论来看，“组织”的语义结构可以解构为：施事主体（编织者）、动作过程（手工编织）及动作产物（丝织品）三个部分。其中，动词义凸显的是动作过程，名词义凸显的是产物（Langacker, 2008）。这种动词转化为名词的转喻性迁移符合认知经济性原则（Brdar, 2017），因其仅需激活核心动作框架，而逆向转化则需重构包括工具、场所等在内的完整认知图式。因此，《汉大》将“经纬相交、织做布帛”确立为“组织”的本义不仅有语言学证据，亦符合认知规律。

然而，《汉大》所举《吕氏春秋·先己》、《酬学诗僧惟晤》、《辽史·仪卫志二》等文例既有作名词的实例也有作动词的实例。但义项①的释义“经纬香交，织做布帛”无法凸显其动词性。鉴于《汉大》已将义项②明确为名词义，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澄清义项①的动词性，以便更好地理解“组织”的本义及其引申义之间的关系。

二、古汉语中“组织”的词义演变

本文在考察“组织”词义演变时引入 Firth (1957) 语境理论的微观分析维度，将语境操作化为词汇组合关系，即特定词汇在其现结构中的横向制约条件（Sinclair, 1991）。选择这一视角的原因是词语的语义实现具有语境依存性（Cruse, 1986），这种微观组合环境的分析与本文调查词义演变的目的相一致。纵观“组织”在古汉语中的语境，其用例主要分布在“自然类”“文化类”“诗歌类”“人事类”四种典型语境类型。这四类语境不仅地反映了“组织”在不同领域的使用情况，更揭示了其词义历史演变过程。下文分别对此四类语境中“组织”的词义发展进行详细阐释。

（一）自然语境中“组织”的词义引申

“组织”的本义“编织”，对应着一个具体的生产场景，即“人用手编织丝线”。这一原始意象构成了其词义发展的认知基础。在自然语境中，“组织”语义沿着两条路径发展：其一、动作主体保持为有生命体，动作对象从“丝线”扩展为竹制品原料“竹箴”、建筑构件“砖石”等。此时“组织”仍维持着“有意识的构造行为”。如下例（3）（4）（5）。

①纺织品原料类

- (1) 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着玄黄。（《文章缘起》，梁）
- (2) 秘曰组织纖丽，光曰时人以为赋如女工之有绮縠可以悦目。（《法言集注》，西晋）

②手工艺品类

- (3) 近今有组织竹箴为顶蓬者。（《扬州画舫录》，清）
- (4) 德勒苏草，塞外丛生，葱翠挺拔，经霜则变而为白，取之组织为凉帽，光洁异常，俗亦呼为玉草。（《畿辅通志》，清）

③建筑构造类

- (5) 武成二年为文皇帝造锦释迦像，高一丈六尺，并菩萨、圣僧、金刚师、子周回宝塔二百二十躯，莫不云图龙气俄成，组织之工，水濯江波非假操刀之制，照净土于神光，开化佛于圆影。

仍于京下造宁国、会昌、永宁等三寺，飞阁跨中天之台、重门承列仙之观。（《辩证论》，唐）

其二、“组织”的动作主体变为无生命体的大自然，“组织”的对象扩展为植物形态的“花草”和自然景观的“园林”类，意为“自然景物所形成的布局”。如下例（6）（8）所示。《汉大》义项④“安排；整顿”义举文例元姜个翁《霓裳中序第一·春晚旅寓》。例中“组织”的对象为“园林”，为自然景观类，属于组织在自然领域的词义引申。而《汉大》将其放入义项④，释义有误，应予以调整。

④植物形态类

- (6) 珍葩寄幽岛，正对孤轩植。优柔自俯仰，红绿若组织。春酣晴日曛坐，坐久浓香逼。池面净可鉴，朝霞罩澄碧。（《两宋名贤小集》，宋）

⑤自然景观类

- (7) 山川草水今谁讽，明知风物待组织。（《（嘉靖）四川总志》，明）
- (8) 买山何必更求田，典半宅如方万里，住三闲是陆平原，组织之妙归于自然。（《两浙輶轩录》，清）

综上所述，“组织”在“自然语境”中对象物包括一纺织原料类、手工艺品类、建筑构造类、植物形态类、自然景观类5类。建议将《汉大》义项①（动词义）修正为：本指将丝线等材料织成布帛，引申指人工或自然建造形成的精巧结构，如建筑、景观等。补充例（3）（5）2条典型书证。义项②（名词义）修正为“本指织成的织物，引申指大自然巧妙布局所形成的景观”。补充例（6）（8）2条书证。这一补充反映了组织词义从具体手工生产到抽象自然构成的隐喻投射，符合人类认知从工具性活动向审美体验发展的过程。

（二）文化语境中“组织”的词义发展

文化语境是指能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有的哲学范畴和伦理观念。在此语境中，“组织”的对象多为体现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概念术语。如“仁义、礼仪”是非常重要的儒家伦理范畴。

“象、心灵、元气”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古典哲学本体概念。当“组织”的对象为“仁仪、礼义、心灵、象、元气”等抽象之物时，动词义为“按照特定文化标准进行系统整合以形成规范或准则”强调将抽象理念体系化的过程。名词义为特指由此形成的文化规范体系，凸显其作为价值准则的功能。《汉大》对此尚没有独立立项，建议在义项①（动词义）下增补“依据特定文化理念进行系统构建、整合”的释义，补充例（9）（14）2条典型书证。在义项②（名词义）下增补“文化规范体系”的释义，补充（10）为书证。这一补充将更加全面地展现“组织”在传统文化语境的特殊语义维度，完善词典对语词文化内涵的诠释。

- (9) 组织仁义 琢磨道德。（《文选》，梁）

- (10) 以利害为纪纲，以礼义为组织，明其攻取之计，比以众寡之力。（《文苑英华》，宋）
- (11) 法师京兆杜诜等，并组织廉信、苍练嗜欲，特招之异士蜀行之奇才，不敢冯河窥骊龙之额，唯希负笈奉駸麟之驾，吞星燕月，拳拳服膺，谒帝愉皇。（《全蜀艺文志》，明）
- (12) 先德充造物财成教义弥纶之迹已周，组织心灵范围之功且峻。（《孔氏祖庭广记》，金）
- (13) 组织成象，含游夏之文绳约，善结得老庄之理，岂徒然哉？斯尽美矣。（《文苑英华》，宋）
- (14) 篇中诸物之义，终不过组织元气、俾其稠密，此之为安。（《本经疏证》，清）

（三）诗歌语境中“组织”的词义发展

“组织”最早出现的语境为汉高诱为《毛诗》所作的注中，由于《毛诗》是后世写诗作文的典范，此后“组织”在诗歌语境中词义得到多重发展。其一，“组织”在由专指诗文创作的结构扩展至典籍编撰和医方撰述。《汉大》现行义项③仅限于“诗文的造句构词”并不能全面概括典籍编撰、医方撰制等活动。改释作：常指写诗作文，亦包括编撰典籍史册、药方撰制等。且首见书证滞，应换为早证例（17），同时应补充例（18）（19）2条书证。

① 诗词章赋类

- (15) 组织风雅词赋之作。（《庾子山集》，北周）
- (16) 雕琢情性，组织辞令。（《文心雕龙》，梁）

② 典籍史实类

- (17) 孔子所删之者其有若斯否乎？组织事实，矜悦葩藻，僻涩难知，强谓玄秘不知。（《文章辨体汇选》，明）
- (18) 组织典实文幅有长至二千余字者。（《香树斋文集》，清）

③ 药方类

- (19) 不任攻消，又不可补，乃组织此化痰化癖不甚克伐之方。（《柳选四家医案》，清）
- (20) 因以己意取本经别录为经，伤寒论金匱要略千金方外台秘要为纬，交互参证而组织之务疏明其所以然之故。（《本经疏证》，清）

其二，受政治环境影响，“组织”在诗歌语境中进一步贬化为“构陷，犹罗织”（义项⑤），如例（21）（22）。其原因是诗歌创作的主体往往兼具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的双重身份，当其形成党派、政治身份得以凸显，就会罗织罪名、陷害他人。除语言类外，事实类对象也会发生贬化。因此，义项⑤可改释作：“特指政治场域中罗织罪名或捏造事实的行为”。首见书证应换为早证例（21），并补充例（23）。

① 语言类

- (21) 正言胜则为忠为谏，邪言胜则为谗为谀，故诗云：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刺其组织之甚巧也，语曰：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旧唐书》，后晋）
- (22) 秋累遭言论，然大抵以水村之故移怒于仆，未免组织萋菲，所頼公论颇明，尚得苟完。（《顾文康集》，明）

②事实类

(23) 组织典实文幅有长至二千余字者。(《香树斋文集》，清)

(四) 人事语境中“组织”的词义发展

在人事类语境中，“组织”一词的指向具有双重性，既可以施于人也可以施于事。当“组织”施于“事”时指安排或整顿某事使其具有一定的系统性或整体性，此用法与英语 Organize 极度相似，《汉大》义项④“安排、整顿”义中缺少对象为事的书证，应补充例(25)。当“组织”施于“人”时，虽存在“组织妇工”这种中性用法，但通常与“贫人、平民”等社会底层群体搭配，多含贬义（例(26)至(30)）。究其原因，在古代社会“贫人、平民”往往被视为上位者可供驱使的工具。因此，当权者对平民的“组织”行为往往暗利用、驱使的负面语义，形成本土语义的特殊用法。《汉大》义项④“安排、整顿”义第2证清龚自珍《怀我生之先箴》例意为“安排”，但其用法与外来义 Organizeⁱⁱⁱ非常相近，容易让人分辨不出“安排”义究竟是本土义还是外来义，对此《汉大》应予补充体现本土用法的例(29)。要之，《汉大》义项④可改释作：筹划、安排（事）；差使、驱使（人），并补(25)(29)2条书证。

- (24) 上上疑焉，故查勘之，说得售遂以组织公事付绾，绾用阴起家以议礼，附孚敬进言，势转盛，又附言。尽翻军中良政，点灯以为非法，疏入诏逮公逮者未至，公自归司寇，于是两京科道官连章救公。(《明名臣言行录续集》，明)
- (25) 如何王安石，再紊宋旧式。孝神何昏昏，容彼肆组织。富强未见止，群黎怀忒忒。(《延平二王遗集》，明)
- (26) 具官某继母王氏，组织妇工，齐庄母道，岁时盥馈，立兰玉以无讦。(《清容居士集》，元)
- (27) 委本司各条流理闻奏，如先将茶赍卖与人，及借贷人钱物，若文帖分明的，知诣实，即与帖州县征理。如组织平人，妄有指射，推勘了后，重加决责。(《文苑英华》，宋)
- (28) 不得更引令式，云依私契征理以组织贫人，天下无事。酒钱有已分配百姓处，又别置酒店官酤及诸色货，率宜切禁断。(《文苑英华》，宋)
- (29) 不得更引令式云依私契征理组织贫人。(《唐大诏令集》，宋)
- (30) 押衙李惟真者，家道巨富，久为横害，置店收利，组织平人薰召看店，行人痛加科责。(《钦定全唐文》，清)

三、中日新语“组织”的词义往还

据考证，“组织”一词最晚于9世纪便已传入日本。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记载了唐以前《白氏文集》《文选》等的重要的典籍传入日本的事实^{iv}，“组织”一词应随此类典籍的东传而进入日语。日语早期继承了“组织”在自然语境的用法。江户时期，大儒伊藤仁斋的日记《仁斋日记》及学者安积澹泊的诗文集中已出现“组织”表示诗歌的造句构用例，如例(31)、(32)所示，显系承袭中国古典诗歌语境的用法。至明治时期，在赖山阳所著《日本政纪》(1876)中仍可见“组织”表“罗织、构陷”的义的用法（例(33)、(34)）。由此可见日语对“组织”在中国古典诗歌语

境中用法的继承颇为显著。

- (31) 文章以意深义高平正通达为上。以词多理少组织粉泽为劣。(《仁斋日札》1685)
- (32) 乃以细绎之余、巧施组织之技、铸词贵洛阳之纸衲、繪章夺蜀江之锦机、俞扬宁籍鄙言、鬼非士安之序左赋。(《澹泊斋文集》，1708)
- (33) 谗之者即光秀也。光秀亦知右府聪明。非惑于谗者矣。而敢组织之者。知右府心在于诛而夺之也。(《日本政纪》，1876)
- (34) 故其所组织狱词皆如自言之肺肝也。(《日本政纪》，1876)

江户末期，随着日本兰学和英学的兴起，“组织”一词的古典语义逐渐发生转化。在近世兰学语境和近代英学语境中，该词分别衍生出两个新义：一是指代生物体结构，即 Tissue 义；二是建立、安排及由此产生的名词机构，即 Organize/Organization 义。下文分别阐述这两项新义的创制及在中日语境中的往还过程过程，并据此为《汉大》相关条目的修订提供具体建议。

(一) “组织” Tissue 的衍生及新义入华

据佐藤享(2013: 566)考证，在兰学语境中，“组织”新义最早出现在大槻玄沢修订的《重订解体新书》一书中。如下例(35)、(36)所示，在该医学著作中“组织”脱离了“编织丝线”的传统语义，基于生物体细胞与丝线形态的相似性而重构出“将生物体聚集组织到一起”的动词新义。这一动词义也为后续名词 Tissue 义的衍生奠定了基础。值得注意的是，《重订解体新书》对后世兰学医学著影响深远。宇田川榛斋《西说医范提纲》(1805)、中川其德《整骨新书》(1810)、杉田立卿《眼科新书》(1815)均沿袭此用法。至1861年杉田信成卿所著《济生三方》时，使用了“异常组织”表述，标志着该词的动词义开始向名词义过渡。随后，1868年松山栋庵译《室扶斯新》、1869年司马凌海译《朋百氏药论》等书进一步推广了其名词义。1872年，黑本编撰的《和英语林集成》首次收录了“组织”的生物学词义，解释为“The tissues of which the body is composed”。该部辞书标志着“组织”生物学意义的正式确立^①。1881年和田垣謙三等人所编的《哲学字汇》明确标注“组织”为生物学术语，进一步巩固了其学科术语地位。

- (35) 质单纯纤细如丝条凡凝定诸器所以造成各自形质者悉皆此物之所聚会组织也。(《重订解体新书》，1978)
- (36) 其质有坚软弱之差多少会聚纵横组织内外诸器从其适宜以造成一箇好身体。(《重订解体新书》，1978)
- (37) 夫動物植物礦物ハ各其成分ニ於ケル其組織ニ於ケル其外形に於ける或ハ類似セル者なきに非ズ。(《朋百氏药論》，1869)
- (38) 右ノ如ク尿中ニ腎臟ノ組織物ヲ交ヘ或蛋白尿症ヲ發スル。(《室扶斯新论》，1869)

考察晚清游历日记《走向世界丛书》、英华字典数据库以及黄兴涛《明清之际西学文本：50种重要文献彙编》等文献，可知“组织”生物学意义最早由何如璋《甲午以前日本游记五种》(1877-1893)传入中国。如例(39)所示，该文系何如璋任清政府首任驻日公使期间考察日本医

学校的实录。1899年, 邝其照的《英华字典集成》(1899)也将其列入对 Tissue 的释义中、此后颜惠庆《英华大词典》(1908)、卫礼贤《德英华文学科学字典》(1911)、赫美玲《官话》(1916)均加以收释^{vi}。

(39) 游医学校, 有植物、动物、光、化、电理、组织诸学。组织云者, 显极微物之谓, 如以镜视脏腑虫于玻璃瓶之类。有解剖室, 剖视恙根, 目不忍视。学医亦学武, 日交未正, 辄习枪刀。导游者校长吉田建康。按学区图云, 长崎小学校一百有奇, 今游著者。《甲午以前日本游记五种》(1877-1893)

《汉大》义项⑥收录此义, 但未列书证, 模糊了其外来特征。黄河清《近现代汉语词源辞源》所举首见书证为1900年沈翊清《东游日记》, 较《重订解体新书》(1805)晚出晚出一个多世纪, 为表明其源流可增补(36)(39)两例书证, 说明其源流。

(二) “组织” Organize/Organization 义的衍生及入华

明治时期, 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下, “组织”一词在英学语境衍生出动词 Organize 义。如例(40)、(41)所示, 早期英学译作常将抽象的“自由”喻为丝线, 作为“组织”的对象。通过这种政治语境下的隐喻, “组织”重构出 Organize 义。该动词义最初仅见于何礼之、加藤弘之、久美邦夫等少数启蒙学者著作。其后, 随着明治政府推行宪政改革, 尤其是1877年后, “组织”的使用频率急剧上升。在当时一本会议笔记《元老院会议笔记》中“组织”使用频率高达458例。高频使用为其名词 Organization 义的衍生创造了条件。例如武者小路实世在《国会议员选举论》(1879)中使用了“政体ノ組織、邦國ノ組織”等表述。山岸文藏在《国会论》(1881)也提及“國會ノ組織”。这些用例标志着“组织”正式衍生出名词 Organization 之义。曹炜(2005)指出, 汉语中“菜单、法庭、文件”等大量外来词的词义引申方式多为“嫁接引申”, 其新义与本义存在断层, 关联性弱。从词源来看, “组织”本义“纺织”, 与西方 Organzie/organization 确无直接关联。然而“组织”在英学语境中, 能够承担动词 Organize 义与名词 Organization 义的双重语义, 有其内在理据: 其一, 汉语中“组织”的词义引申本来就有动词“纺织”引申出名词“丝织品”的规律, 这为接纳 Organization 的名词义提供了语言基础。其二, 政体结构与丝织品结构均具有系统性、连接性的特点, 因此将政体概念映射到“组织”的本义“丝织品”上, 符合认知规律。随着“组织”新义的广泛使用, 当时的辞书也对其新义加以收释。如1882年柴田昌吉、子安峻所重修的《增补订正英和字汇》(1882)首次收录“组织”的 Organize/Organization 义, 1888年再次修订的《增补英和字汇》(1888)将“织组”列为译词之首, 可见该词作为 Organize/Organization 译词已渐趋稳定。赫本的《增补改正英和英语林集成》(1886)亦增补了该义项。

(40) 私人ノ自由ハ一國ノ自由ヲ組織スル所ノ織緯ニシテ民主政ニ於テハ君權ノ一部をナスモノ成リ。(《万法精理》, 1875)

(41) 必ス先ツ自由ヲ組織セル絲線ヲ全ク解剖シテ詳ニ其性質ヲ穿鑿セサル。(《自由自治》, 1876)

此后,随着明治政府机构的相继成立和完善,“组织”的新义在司法省、文部省、陆军省等机构的官方文件中广泛使用。其使用范围不断扩大,最终渗透至当时流行的文学作品及一般教科书中。如(42)便出自文学作品《佳人之奇遇》,(43)出自《文学教科书》。《佳人之奇遇》于1901年由梁启超译介至中文,“组织”的新义也由此进入汉语语境。

(42) 祖宗百年ノ良法ヲ破毀シ工農数世ノ組織ヲ撲滅シテ顧慮スル所ナク。(《佳人之奇遇》,1885)

(43) 凡ソ社會ノ組織ハ總テ教育ヨリ成リ立ツモノトス。(《文学教科书》,1886)

据考证,该词义最早于1896年已传入中国,首见于南洋公学刊发的“上海交通大学学生会组织系统表”一文。此后,经梁启超、罗振玉、严复、王国维等晚清学者和留日知识分子推广,至1905年“组织”新义呈现爆发式增长。据笔者统计,1905年前《申报》上“组织”新义仅见3例,而1905年骤增至133例,1911年更达2236例。例(44)、(45)为“组织”表Organize/Organization义的早期书证。

(44) 而所谓家族之组织、国家之组织、村落之组织、社会之组织乃至风俗、礼节、学术、思想、道德、法律、宗教一切现象仍岿然与三千年前无以异夫?此等旧组织、旧现象在前,此进化初级时代何尝不为群治之大効?(梁启超《新民议》,1902)

(45) 器械学校以九年卒业,生徒二百许,为学术应用之组织。(《资卵旅行记》,1903)

《汉大》义项⑦首证引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较该义实际入华的时间晚近半个世纪,且其引证时段与义项⑧“特指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初期使用重合,不易区分。为明晰该义的外来特征,并准确反映其源流,宜将首证大幅度提前,增补(40)、(42)、(44)3则书证。

(三) 中国语境中“组织”新义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后,“组织”一词在中国特定政治语境中逐渐衍生出特指“中国共产党组织”新义项。例(46)至(49)是其早期书证。例(46)见于1947年的《人民日报》,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该义项已较为常见。例(47)是毛泽东在1953年《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统战人士安排问题》的讲话,明确以“组织”指代“中国共产党”,显示该新义在党的政治话语体系中正式获得确认。此后,随着党组织规模的持续扩大及政治活动日益频繁,此语义逐渐固化并沿用至今。例如,2016年《人民日报》的报道中仍可见该义项的用例。《汉大》义项⑧所引书证为柳青《铜墙铁壁》及西戎《女婿》例,其年代均晚于例(46),或可将此例增补为首证或早期关键书证。

(46) 杨同志数年来工作曾调动很多次,但每次调动都是很愉快的到职工作。这次马车行结束,组织上向他提出两个工作,让他选择,他的回答是:“看着我能干啥,和那里工作需要,我就到那里去,请组织决定吧。(人民日报,1947)

(47) 瑞金时代组织最纯洁,但有一个缺点,形式纯洁,却孤立了自己,政权不稳定,要搬家。搬到延安,组织不纯洁了,表现了灵活性。(《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统战人士安排问题》,

1953)

- (48) 敌人越过了延安,他一再要求参战,组织上以他年老,要他带着全厂的家属小孩和老弱的人转移,那时没有牲口,家属们走路困难,小孩又多,他坚决地下了最大决心,克服困难,虽然他已有五十多岁,他还让家属们把小孩交给他,他在路上轮流地背着抱着。(人民日报,1949)
- (49) 学习结束后,组织上原打算还让我返回原地区去;后来因十六团调到延安来了,军委决定再建一个新四旅,十六团归新四旅建制,于是,组织上便决定留我在新四旅工作。(人民日报,1965)
- (50) 如今有些干部身在福中不知福,总是不满足,好像组织上“欠”了他的,或是觉得权力小了、油水少了、福利没了,做官“没意思”;或是提拔了觉得自己早该如此,没有提拔就怨天尤人,工作打不起精神。(人民日报,2016)

四、结语

作为我国第一部也是唯一部“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的特大型语文词典,《汉语大词典》具有里程碑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它系统呈现了汉语词汇的历史演变轨迹和整体发展的面貌,其编撰质量直接体现着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水平。《汉大》不仅是一项浩大的语言工程,更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汉大》第一版是在学术研究停顿多年、文献资料研究不足背景下启动的,不可避免存在一些缺陷(江蓝生,2019)。因此,尽管《汉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内容仍有诸多待完善之处。

本文通过利用中日大型语料库及辞书系统考察发现,《汉大》“组织”条存在以下五个亟待完善的重要问题:

其一,释义词性暧昧。《汉大》义项①“经纬相交,织作布帛”,释义词性较为暧昧,不易分辨是动词还是名词,进而影响其本义的确立,应予以修改。

其二,外来义与本土义混淆。《汉大》义项④释为“安排”与义项⑦“按照一定的目的、任务和系统加以结合”(Organize)义同,容易让人误以为义项⑦是由义项④引申而来。实际义项④为中国本土义,义项⑦系名词义“布帛”在日本语境中产生的新义,属外来义。江蓝生(2019)指出释义既要有概括性与区别性,追求准确、周延与精细化。《汉大》此处释义混淆了本土义与外来义的区别,应予以改进。

其三,释义不全。江蓝生(2019)指出理想释义除提供准确的核心概念义外,还应尽量揭示附加义和搭配义等信息。《汉大》义项①、②、③、⑤释义仅揭示了词义部分内涵,未能全面阐释其在语境中的义位及其语义变体,需基于充分语境调查予以增补充实。

其四,义项设置与词义引申顺序不符。蒋绍愚(1989)指出古汉语词典应依据词义的系统性排列义项。即以本义为纲,按引申远近依次排列引申义,做到纲举目张。然而,依据《汉大》义项③、④、⑤的现有排列顺序,似乎义项③与义项④的关系更近,实则经语境测查,义项③与义项⑤同为诗歌语境中的词义引申,二者关系更为紧密,《汉大》该义项设置应予以调整。

其五，书证优化。江蓝生（2019）指出书证是词典的的内核，对直观展示和佐证词义及其用法至关重要。《汉大》“组织”条书证存在书证滞后、书证不典型、本土义和外来义不清晰等问题，亟需进一步优化。

现将《汉大》“组织”条试修改如下：

表 1 《汉大》“组织”条目修改示例

义项 调整	义项·释义	修改
1	①经纬相交，织作布帛。	改释作：本指将丝线等材料织成布帛，也可指人工或自然形成等精巧结构，如建筑、景观等。还可指按照特定文化标准进行系统整合以形成规范或准则。
		书证：补充例（3）（5）（9）（14）4 条书证
2	②织成的织物。	改释作：本指织成的织物，引申指大自然巧妙布局所形成等景观。还可指文化规范体系。
		书证：补充例（6）（8）（10）3 条书证
3	③指诗文的造句构词。	改释作：常指写诗作文，亦包括编撰典籍史册、药方撰制等活动。
		书证：首见书证应换为例（17），应补充例（18）（19）2 条书证
5	④安排、整顿。	改释作：筹划、安排（事）；差使、驱使（人）
		书证：补（25）（29）2 条书证，挪除清丘逢甲《梦中》证
4	⑤构陷，犹罗织。	改释作：特指政治场域中罗织罪名或捏造事实的行为。
		书证：首见书证换为早证例（21），补例（23）。
6	⑥机体中构成器官的单位，是由形态和功能相同的细胞按一定方式结合而成的。	释义无误
		增补例（36）（39）2 条书证。
7	⑦按照一定的目的、任务和系统加以结合。也指所结合的集体。	释义无误
		增补例（40）（42）（44）3 条书证。
8	⑧特指中国共产党组织。	释义无误
		书证：首见书证提前至例（46）

本文通过历史语义学的研究方法对“组织”一词展开跨文化的词源考古，厘清了其中西日三种

语言“组织”新旧义转换轨迹。基于此,本文指出了《汉大》“组织”条所存在的上述问题,这一发现不仅为《汉大》的修订完善提供具体改进方向,也可为其他大型历时辞书的编撰修订工作提供参考。

附注

- ⁱ 王力. 王力古汉语字典[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917.
- ⁱⁱ 王凤阳. 古辞辩[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180.
- ⁱⁱⁱ 黄河清. 《近现代汉语辞源》“组织”条列三个义项, 第一义项“安排分散的人或事物使具有一定的系统性或整体性”即为此外来义“organize”。《汉大》义项⑦对词性不做区分, 将其与《近现代汉语辞源》第二义项“一群人为达到特定目标, 经由一定的程序所组成的团体”合并解释为“按照一定的目的、任务和系统加以结合。也指所结合的集体”。
- ^{iv} 参见孙猛. 日本国见在书目详考[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 ^v 《日本国语大词典》第2版将该例归为 organize/organization, 这一判断有误, 应予以修正。
- ^{vi} 英华字典的语料来源于台湾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英华字典语料库[DB/OL]. [2024-10-01]. <https://mhdb.mh.sinica.edu.tw/dictionary/index.php>

数据库

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 中国基本古籍库[DB/OL]. [2024-06-01]. <http://dh.ersjk.com>
 北京时代瀚堂科技有限公司. 瀚堂近代报刊数据库 [DB / OL]. [2025-02-01]
<https://www.neohytung.com>.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技术研究中心. BCC 古汉语语料库 [DB/OL]. [2025-06-10]. <http://bcc.blcu.edu.cn/zh/search/arch>.
 东京大学. 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データベース[DB/OL]. [2025-4-30]. <https://www.hi.u-tokyo.ac.jp/ships/>.
 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 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NDL)[DB/OL]. [2025-05-08]. <https://dl.ndl.go.jp/>.

参考文献

- [1] 冯天瑜. 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形成[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 [2] 郭玉红. 颜惠庆与《英华大辞典》的编纂研究[D].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7.
- [3] 黄河清. 近现代汉语辞源[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20.
- [4] 黄兴涛. 明清之际西学文本 50 种重要文献汇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 [5] 江蓝生. 一次全面深入的修订——《汉语大词典》第二版第一册管窥[J]. 辞书研究, 2019, (04): 1-7+143.
- [6] 蒋绍愚. 古汉语词典的编纂和古汉语词汇的研究[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9(05): 60-67.
- [7] 梁启超, 汤志钧, 汤仁泽. 梁启超全集[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 [8] 罗竹凤. 汉语大词典[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1.
- [9] 王士然. 汉语大词典订补[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0.
- [10] 徐中舒. 汉语大字典[M]. 第2版. 成都: 四川辞书出版社 崇文书局, 2010.
- [11] 张迪杰. 毛泽东全集[M]. 香港: 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3.
-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辞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字典[M]. 第7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 [13] 钟淑河. 走向世界丛书[M]. 岳麓书社, 1985.
- [14] 佐藤亨. 現代に生きる幕末: 明治初期漢語辞典[M]. 東京: 明治書院, 2013.

- [15]小学館国語辞典編集部. 日本国語大辞典[M]. 2 版. 東京: 小学館, 2000-2002.
- [16]陳生保. 組織[J]. 中国と日本—言葉・文学・文化, 2005(1): 24.
- [17]新村出. 広辞苑[M]. 6 版. 東京: 岩波書店, 2008.
- [18]山村才助. 蘭学資料叢書[M]. 東京: 青史社, 1981.
- [19]Brdar, M.. Metonymy and word-formation: Their interactions and complementation[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7.
- [20]Cruse, D. A.. Lexical semantic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21]Firth, J. R.. Papers in linguistics 1934 – 1951[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 [22]Langacker, R. 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1: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23]Langacker, R. W.. Cognitive grammar: A basic introductio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24]Sinclair, J.. Corpus, concordance, collocatio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英文翻译项

On the Semantic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the Word “组织 (Zu Zhi)” —With Critical Suggestions for Great Chinese Dictionary revision

Abstract: Based on large-scale Chinese-Japanese corpus and authoritative dictionarie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traces the semantic extension and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term “组织(Zu Zhi)”. The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at in Chinese classical contexts, “组织(Zu Zhi)” constructed a multidimensional semantic network spanning four domains: “natural,” poetic,” “thought” and “person or things.” During its lexical borrowing into Japanese, the term selectively retained its usage in natural and poetic contexts. Unde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early modern Rangaku and modern Eigaku frameworks, it produces new meanings such as “Tissue” (biological organization) and “Organize/Organization” (political structuring).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se new meanings were reintroduced to China, where “组织(Zu Zhi/Soshiki)” acquired the distinct sense that specifically denoting Communist Party organizations within the contex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y summarizing patterns of semantic change across Chinese and Japanese context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semantic evolution of the term “组织(Zu Zhi)”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contexts. By analyzing the patterns of its lexical development, it identifies problems in the definitions, sense categorization, and illustrative citations of the entry for “组织(Zu Zhi)” in Great Chinese Dictionary. The findings aim to provide insights for the revision of in Great Chinese Dictionary.

Keywords: Great Chinese Dictionary; 组织(Zu Zhi); semantic change; dictionary revision